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

因时制宜VS.刻舟求剑： 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0年5月

**因时制宜 VS.刻舟求剑：
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5 期）**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

因时制宜vs.刻舟求剑： 直面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 重构大趋势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因时制宜vs.刻舟求剑：
直面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
重构大趋势**

报告人：刘 青
2020年5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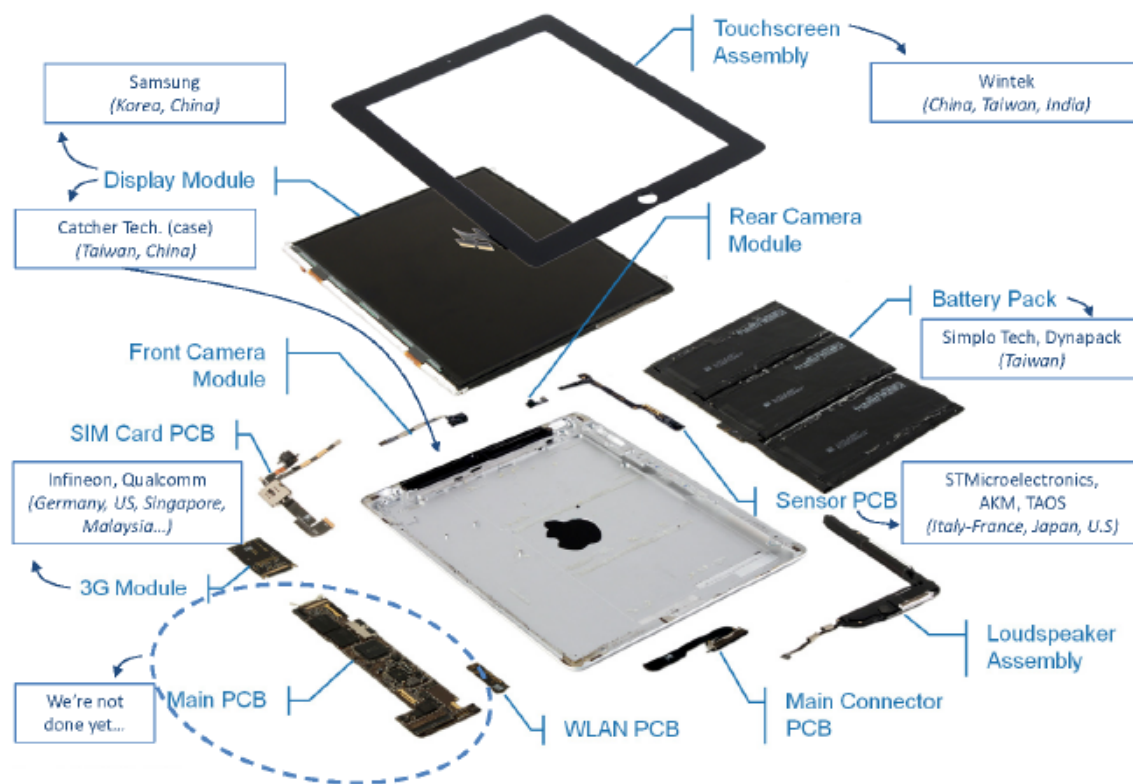
提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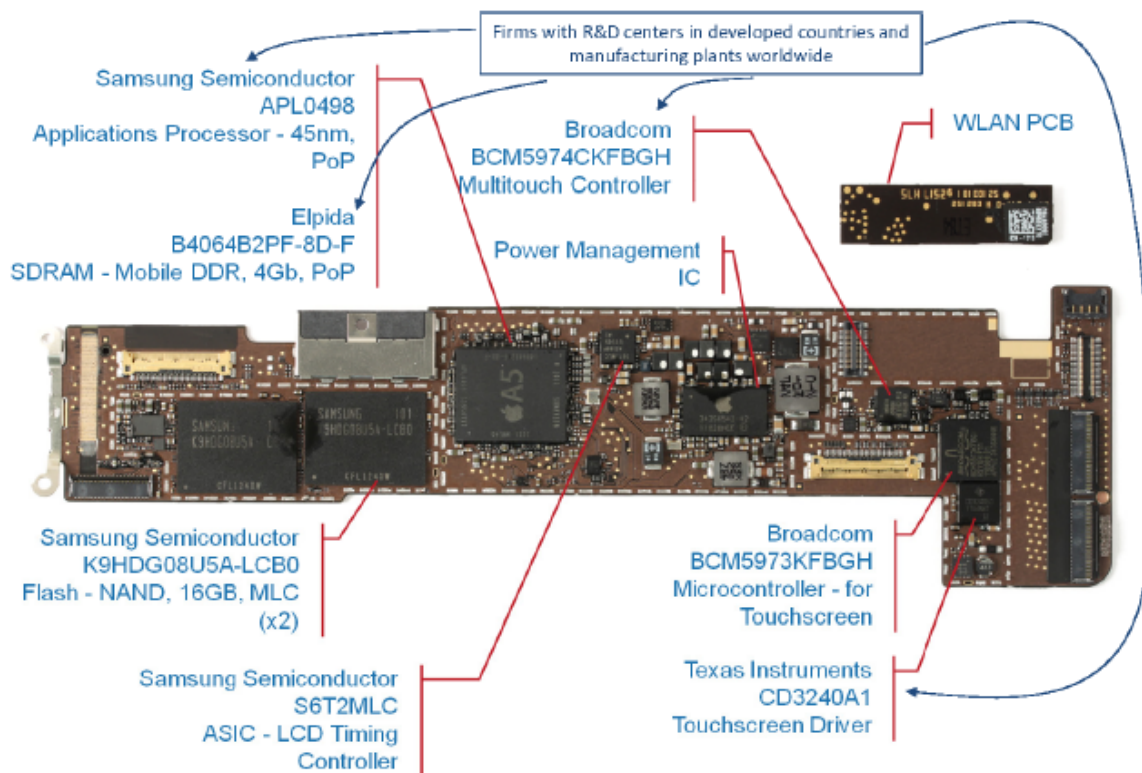
- I.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时，我们在说什么？
- II.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我们不是在说什么？
- III. 统一经济分析框架：企业层面（国家层面）
 - 是否会重构？
 - 如何重构？
 - 如何应对？
- IV. 关于美国：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
 - 重演美苏争霸剧本？
- V. 总结

I.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时，我们在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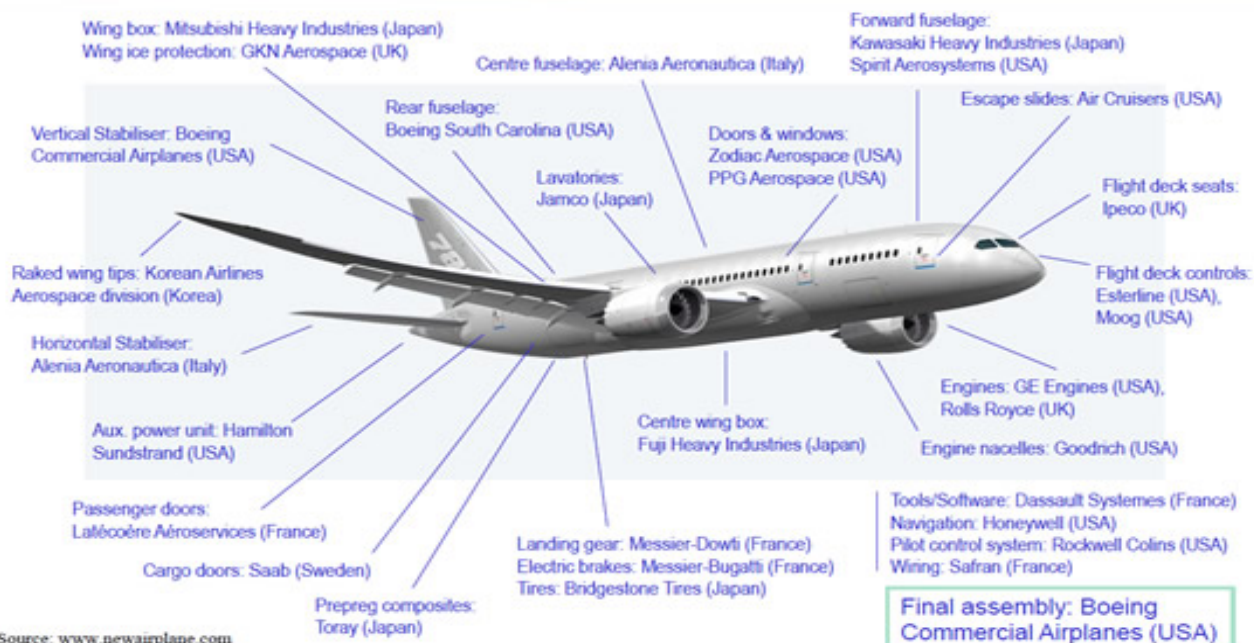
- 企业生产优化边界的扩张
- 1. 有能力：Superstar firms（影响广泛：劳动者份额；汇率之谜；市场集中，etc）
- 2. 有需求：复杂产业（高端产业）——纵向分工多，生产函数差异大
- 3. 有可行性：交易成本较低——市场制度（or帝国计划模式）；技术进步
 - 国内制度：市场经济机制
 - 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治理机制
 - 信息技术，交通运输技术

——全球产业链会不会重组？如何重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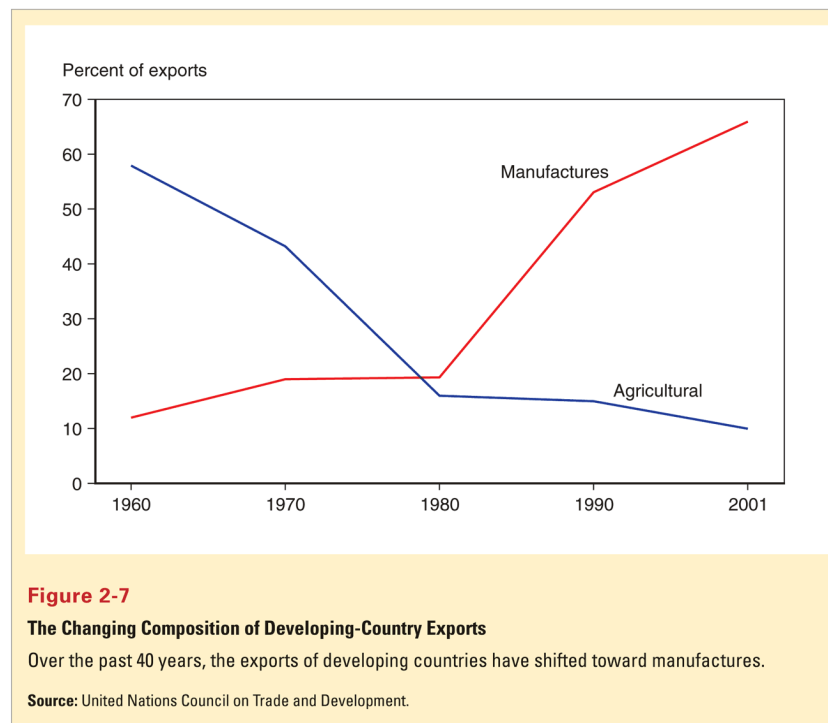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the example of the Boeing 787 Dreamliner



II.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我们不是在说什么？

1. 不是简单说中国会变好或变坏：危、机并存；关键在于应对
2. 不是短期事件：中长期趋势
 - 中国在抗疫期间及疫后短期内GVCs中心之一的地位会强化（√）：中国率先稳住疫情、复工复产；外部世界停工停产；低迷时期更依赖中国的成本优势
 - GVCs的形成与重构都不是一朝一夕：1980s；1990s（图KOM）
3. 不是静态的状态：动态变化
 - 中国未来必然仍是全球产业链中心之一（√）：如果中国愿意
 - 重构讨论的是相对于原有状态与趋势的变化（是否回到过去的路上）
 - 重要判断：方向性意义，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政府

KOM: Changing Composition of Trade



III.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简单分析框架：两个层面

- 企业层面：成本vs.风险（生产效率vs.产业链安全）
 - 成本：通过全球产业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
 - 风险：全球产业链面临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风险
 - 权衡一直都有：并非只有成本考虑
 - Risk premium vs. Security premium
- 国家层面：国际经济竞争vs.国际政治竞争/国家经济安全
 - 经济竞争依赖于生产效率
 - 国际政治竞争/国家经济安全考虑经济之外的因素：无一例外是风险
 - 聚焦到企业层面的经济学分析

III.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简单分析框架：企业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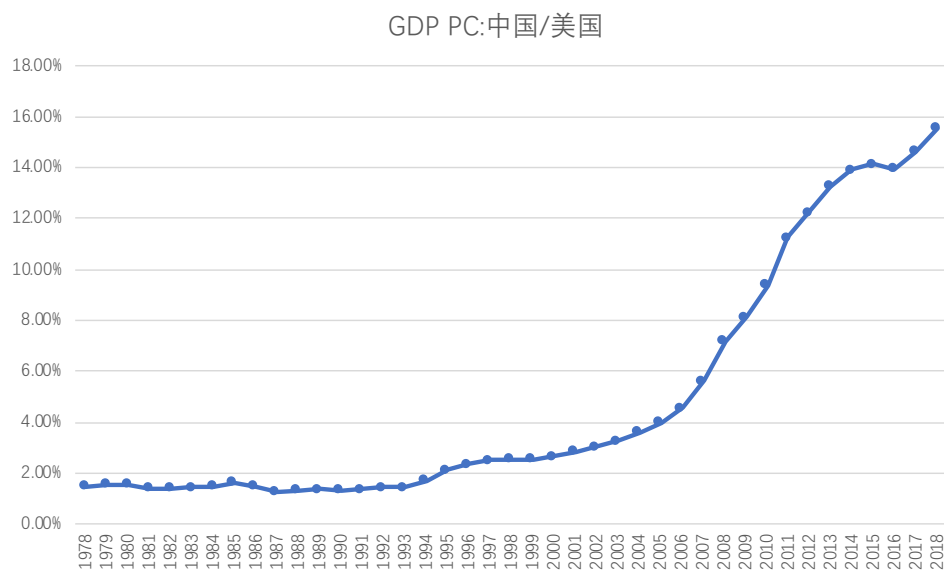
- 企业层面：成本vs.风险（生产效率vs.产业链安全）
 - 成本：通过全球产业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
 - 风险：全球产业链面临生产链条上每个环节的风险
- 成本：
 - 要素禀赋、要素价格（**生产选址**）
 - 生产函数、投入结构（**技术进步**）
 - 交易成本（**关税/非关税壁垒**）
- 风险：
 - 生产环节数量（**链长**）：给定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环节越多，产业链总体风险越高
 - 环节之间交易风险（**国际治理**）：给定生产环节数量，环节之间交易风险越高，产业链总体风险越高

反思：为何过去四十年全球产业链会蓬勃发展？

1. 经济自由化的大潮：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中国加入WTO
 - 巨大劳动力供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劳动成本差异
 - 乐观预期：历史的终结（1992）
2. 全球治理规则逐步完善：WTO（1995取代GATT）
 - 范围扩张：纺织、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 ➡ 促进产业转移、国际分工
 - 争端解决机制：交易风险
 - 关税的全球性下降
3. 技术进步：
 - 催生新产业、专业化生产导致传统产业/任务加速转移：70-8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
 - 交易成本降低：信息成本，交通成本
4. 全球产业链的起点低，风险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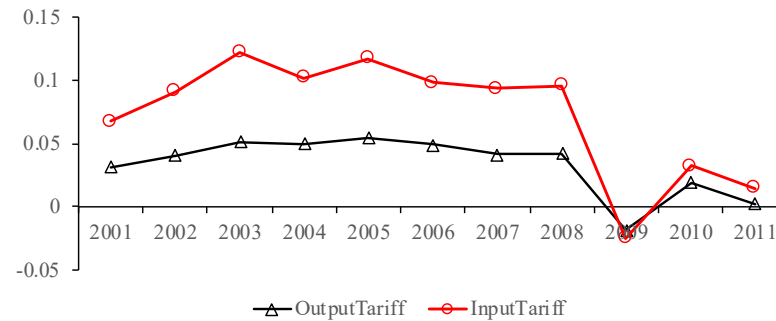
➡ 成本考虑占优风险考虑（123 vs. 24）

巨大劳动力成本差异



中国加入WTO的影响 (Liu, Qiu, Yu, Zhu 2020)

- 使得GVC链长拉长、GVC参与度加深
- 与中国投入产出关联越高，GVC链长、参与度的提升越明显，亚洲明显、欧美次之。
- China Effect呈倒U型，金融危机之后基本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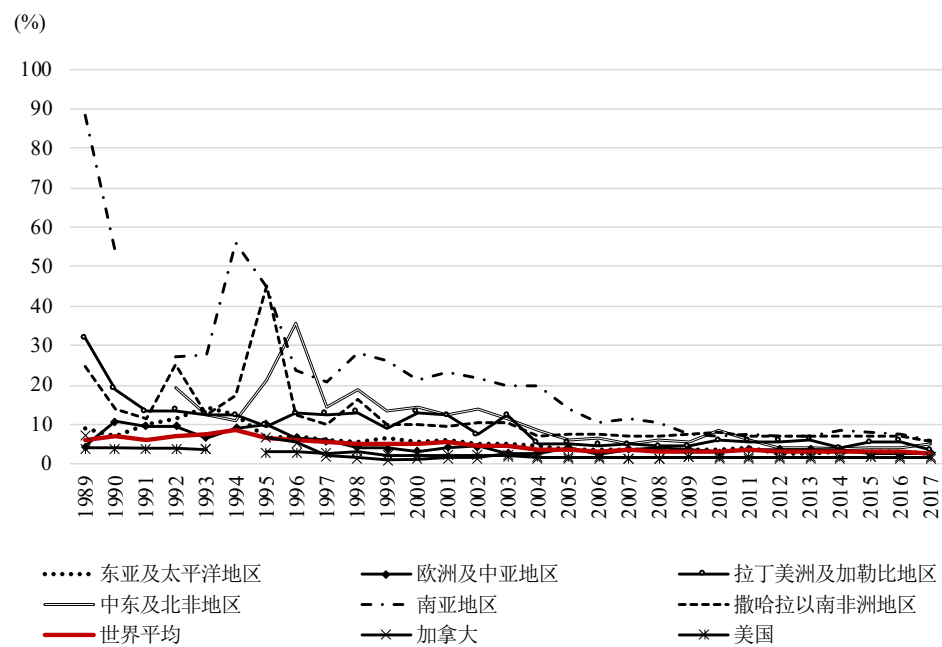


图3 世界各区域加权平均关税税率 (%)



IBM公司在1981年推出的世界上首台个人电脑：IBM 5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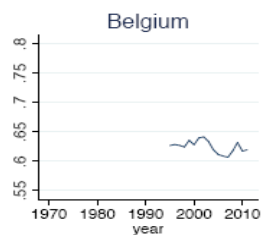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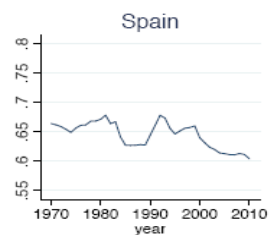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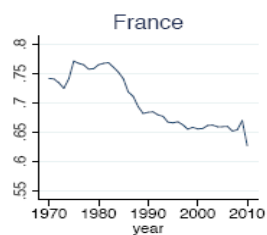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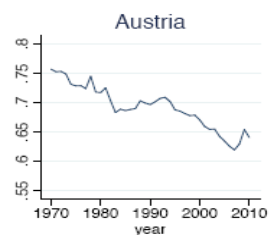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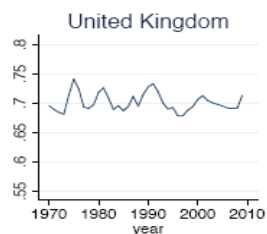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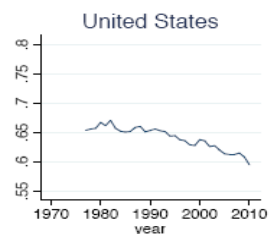
微软1985年发布Wind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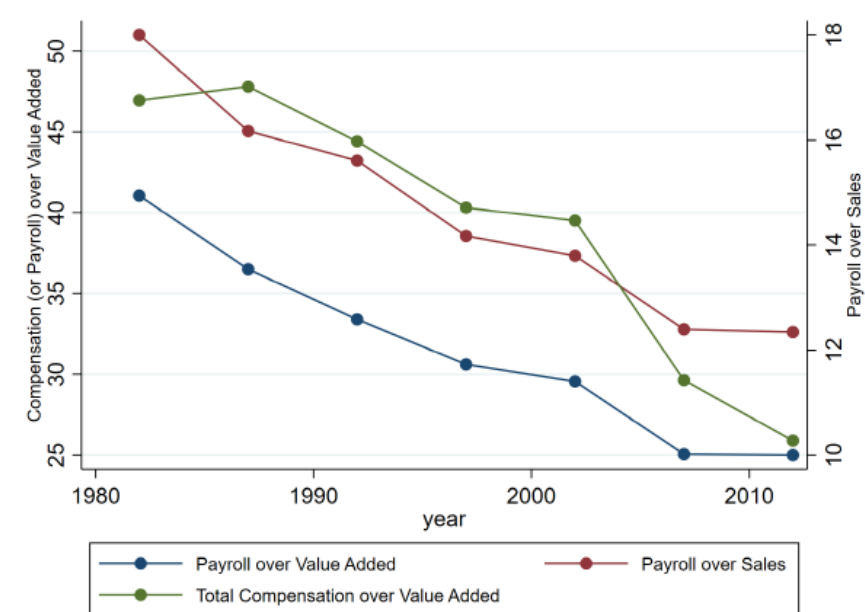
摩托罗拉1984年推出世界第一款手机DynaTAC 8000X

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怎样的权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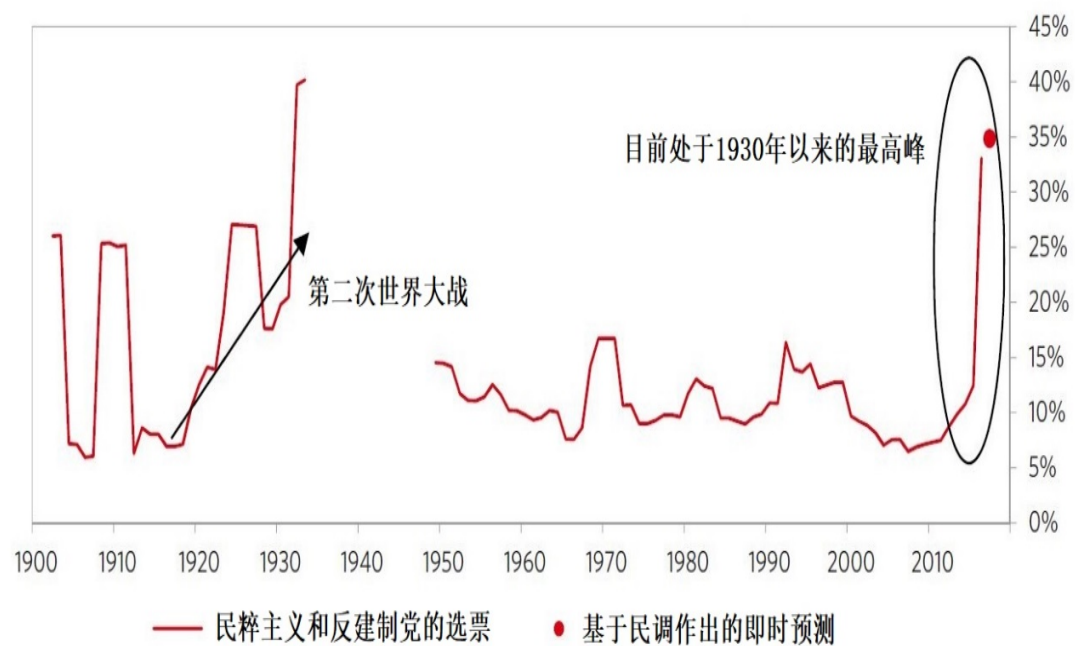
1. 劳动力成本差异仍然存在（缩小），但当前并无突变
 2.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生产成本构成
 - 产生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AI+，互联网+，etc，**常规劳动力重要性下降**
 - 劳动力重要性下降：labor share
 - WB GVC Report 2019: ...**uncertain**: they may reduce the length of supply chains by encouraging the re-shoring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 or they may strengthen GVCs by reducing coordination and matching costs between buyers and suppliers. (然而，后一项可能不起作用)
 3. 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思潮的低落或逆转：风险上升
 - BREXIT, TRUMP, 民粹主义
 - 经济后果：在国际投资、贸易领域一反自由化、市场化精神的行为，交易不确定性上升
 - 国际政治竞争超越国际经济合作？(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MAY 20, 2020 , WH)
 4. 全球治理规则显著弱化：风险与成本
 - 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
 - 关税、非关税措施迅速上升
 5. 全球产业链已经处于高水平：全球化同时是各类风险放大机制，包括传染病
-  **相比于以前，天平向风险考虑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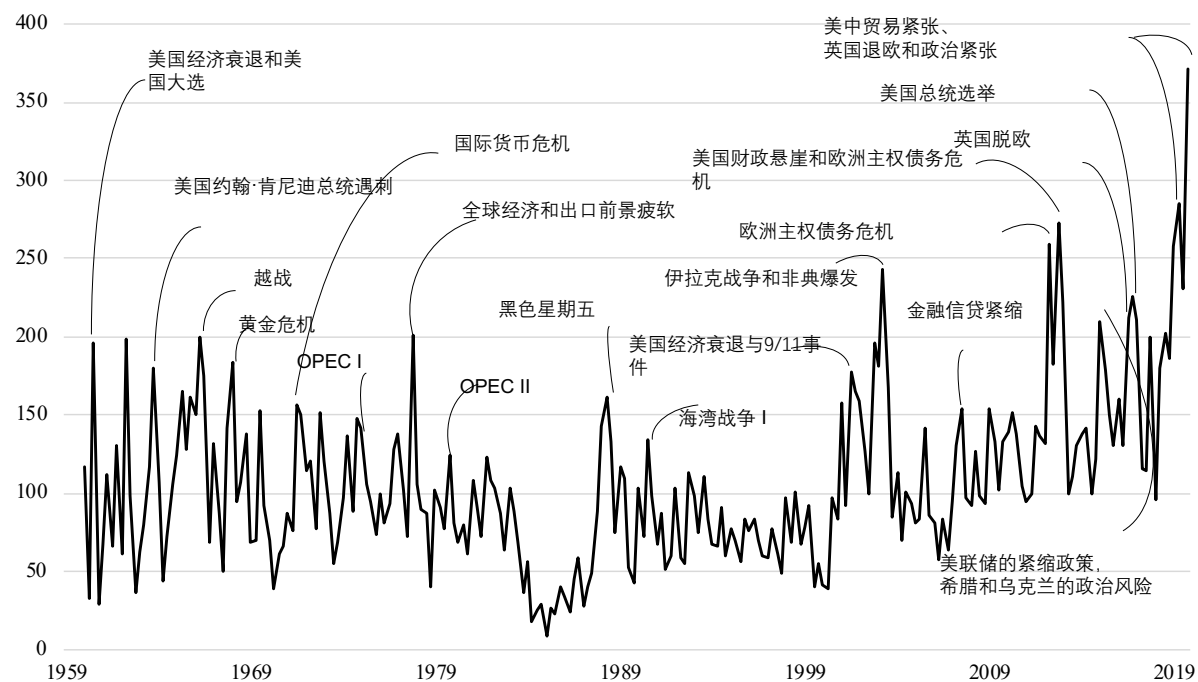
Labor share for **all industries**
(Autor, et al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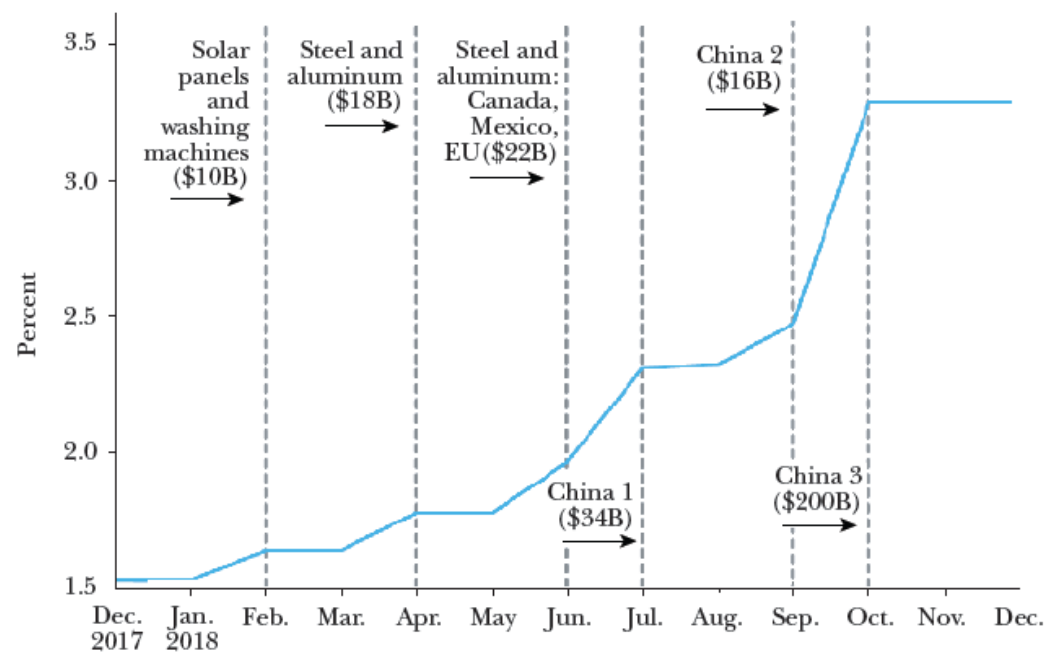


Labor shar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82-2012 (Autor, et al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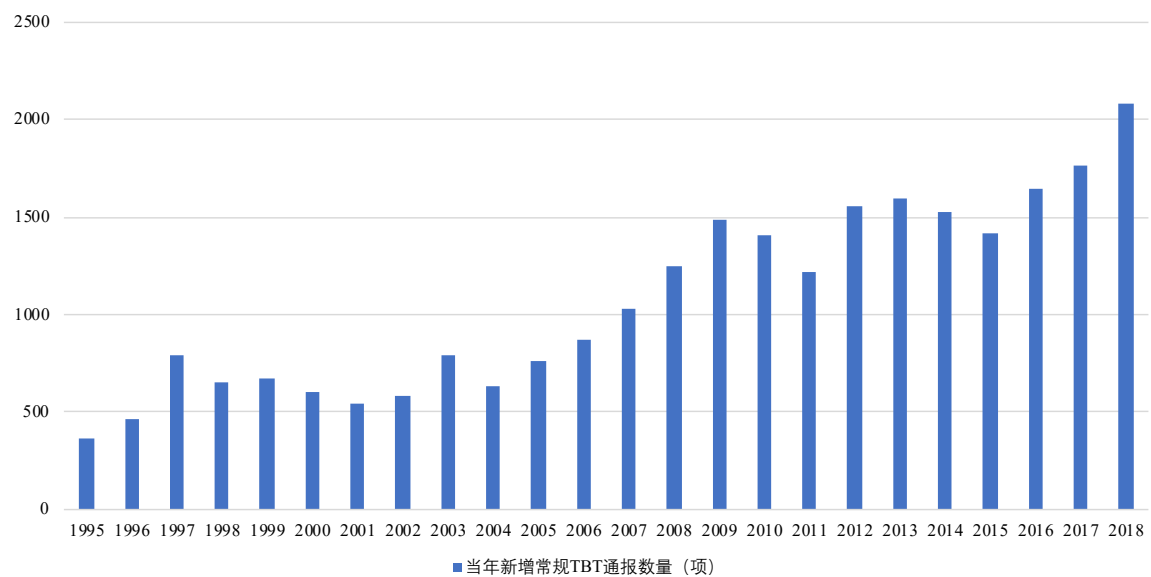


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 (Dalio et al. 2017)





美国总体加权平均关税 (Amiti, et al 2019)



全球非关税壁垒TBT

风险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

- 风险一直存在，历史上多次风险冲击，并未阻止或者逆转全球化：例如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芯片，汽车
 - 风险为小概率事件+竞争下的囚徒困境：企业锁定在产业链中
- 政府有组织地干预市场，打破企业面临的囚徒困境：协调者效应
 - 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
 - 系列关税战：削弱产业链生产的优势
 - 全面施压关键企业：coordination意义
 - 企业并未成规模地反对Trump的看似离经叛道的措施
- 疫情：加强了企业风险意识，同时降低了产业链转移的机会成本；加速、加强了政府干预
- 国际政治、思潮环境对立成分上升，会更持续：引导企业预期，经济力量终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 外部大环境已发生系统性变化、改变游戏规则，不能刻舟求剑理解风险及其影响：
 - 变化已发生

FIGURE 1.2 Trends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s a share of global GDP, by type of value-added creation activity, 1995-2017

Perc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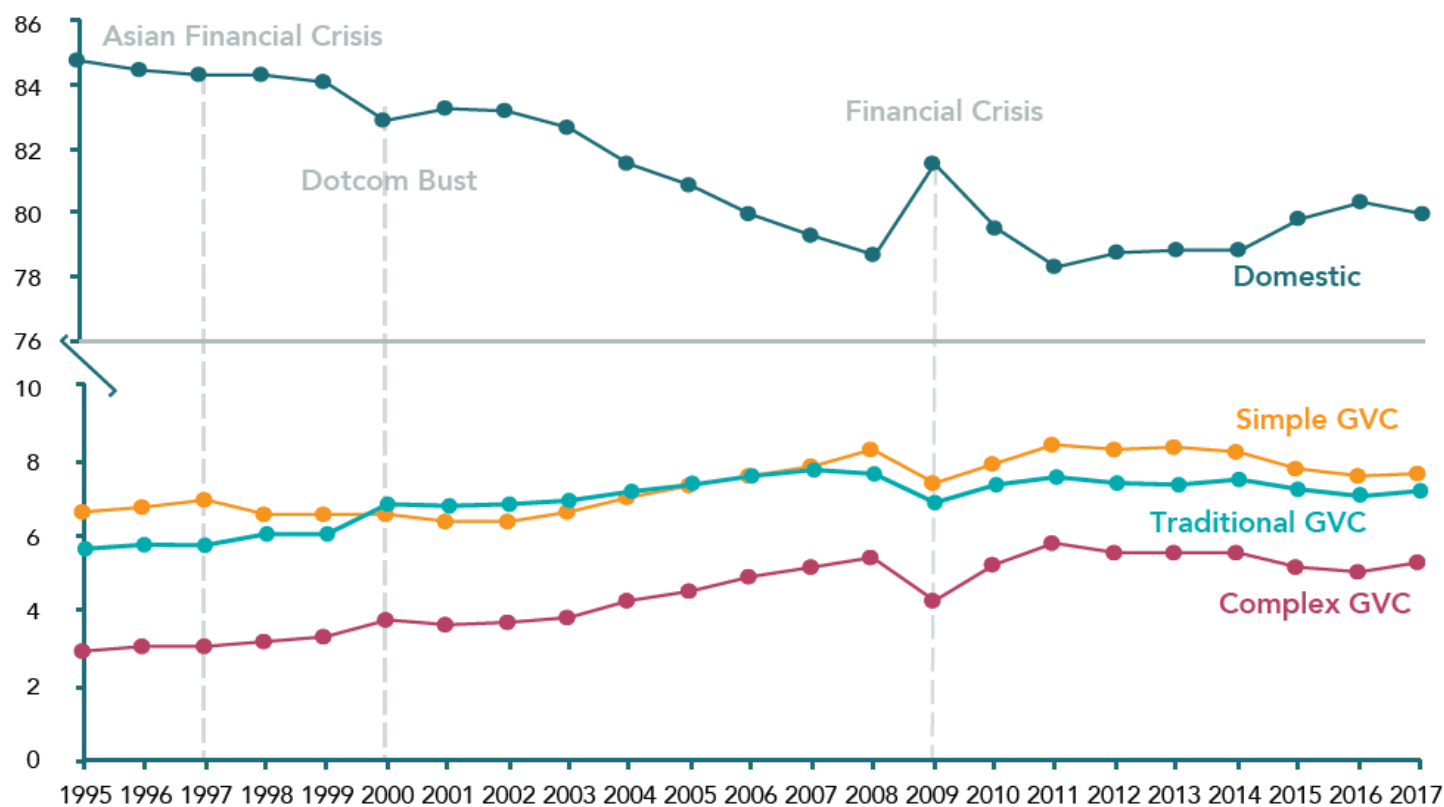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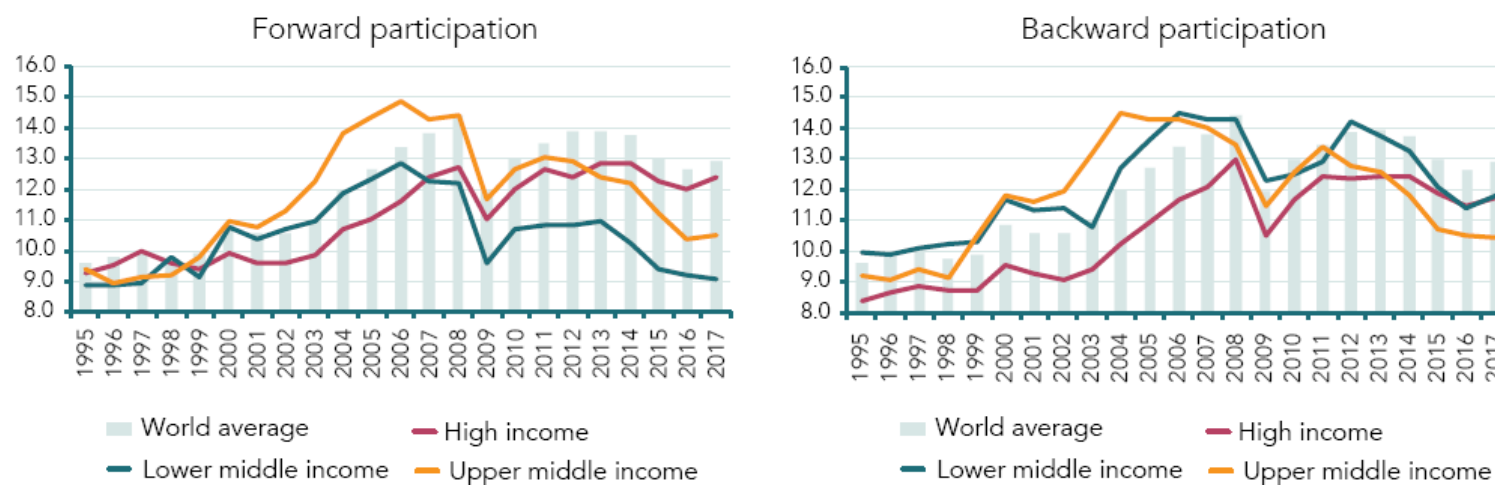


FIGURE 1.6 The changing intensity of GVC participation by income groups, 1995-2017



World Bank 2019

前向参与度：该行业的增加值中，有多大比例继续用于GVC生产

后向参与度：该行业的最终品产出中，有多大比例使用来自GVC的增加值

TABLE 1.2A For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es by industry groups

(percent of value added)

Sector level	GVC participation			Simple GVC			Complex GVC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High Tech	25.3	30.7	28.8	13.8	16.1	15.6	11.5	14.6	13.2
Middle Tech	22.5	21.6	23.7	14.5	16.4	14.7	8.0	9.7	9.1
Low tech	12.4	15.8	15.3	7.9	9.9	9.5	4.5	5.9	5.8

TABLE 1.2B Back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es by industry groups

(percent of final goods production)

Sector level	GVC participation			Simple GVC			Complex GVC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High Tech	22.3	28.8	26.8	8.4	9.8	9.6	13.9	19.0	17.3
Middle Tech	19.1	26.9	25.9	10.0	14.4	13.2	9.1	12.5	12.7
Low tech	16.6	21.8	20.5	9.9	11.7	10.5	6.7	10.1	10.0

World Bank 2019

前向参与度：该行业的增加值中，有多大比例继续用于GVC生产

后向参与度：该行业的最终品产出中，有多大比例使用来自GVC的增加值

全球产业链会如何变化？由风险触发，兼顾风险与成本

- 区域维度变化：生产区域化

1. 全球产业链会更紧密地围绕市场需求所在地集聚
2. 全球产业链不会大规模回归发达国家：比较优势——分工合作
3. 新模式：发达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monitoring cost in FDI, Head and Ries 2008）
4. 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会加强，但与北美、欧洲产业链**贸易联系**可能减弱

- 行业维度变化：

1. 契约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链会受到最大影响（Nunn 2007）
2. 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产业链会调整：公共卫生、国家安全（设身处地）
3. 可自动化程度高的行业
4. 集中度高的行业：coordination cost低

- 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强大而完备的产业体系

1. 仍将是一极：如果中国愿意
2. 服务中国及亚洲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集聚，服务美国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迁移：包括高端、低端产业（有利有弊）；特斯拉vs雪铁龙

THE TWENTY LEAST AND TWENTY MOST CONTRACT INTENSIVE INDUSTRIES

Least contract intensive: lowest z_i^{rel}		Most contract intensive: highest z_i^{rel}	
z_i^{rel}	Industry description	z_i^{rel}	Industry description
.024	Poultry processing	.810	Photographic & photocopying equip. manuf.
.024	Flour milling	.819	Air & gas compressor manuf.
.036	Petroleum refineries	.822	Analytical laboratory instr. manuf.
.036	Wet corn milling	.824	Other engine equipment manuf.
.053	Aluminum sheet, plate & foil manuf.	.826	Other electronic component manuf.
.058	Primary aluminum production	.831	Packaging machinery manuf.
.087	Nitrogenous fertilizer manufacturing	.840	Book publishers
.099	Rice milling	.851	Breweries
.111	Prim. nonferrous metal, excl. copper & alum.	.854	Musical instrument manufacturing
.132	Tobacco stemming & redrying	.872	Aircraft engine & engine parts manuf.
.144	Other oilseed processing	.873	Electricity & signal testing instr. manuf.
.171	Oil gas extraction	.880	Telephone apparatus manufacturing
.173	Coffee & tea manufacturing	.888	Search, detection, & navig. instr. manuf.
.180	Fiber, yarn, & thread mills	.891	Broadcast & wireless comm. equip. manuf.
.184	Synthetic dye & pigment manufacturing	.893	Aircraft manufacturing
.190	Synthetic rubber manufacturing	.901	Other computer peripheral equip. manuf.
.195	Plastics material & resin manuf.	.904	Audio & video equipment manuf.
.196	Phosphatic fertilizer manufacturing	.956	Electronic computer manufacturing
.200	Ferroalloy & related products manuf.	.977	Heavy duty truck manufacturing
.200	Frozen food manufacturing	.980	Automobile & light truck manuf.

Nunn , 2007

APPENDIX TABLE 2—RANKINGS OF OCCUPATIONS WITH HIGHEST AND LOWEST ROUTINE INTEN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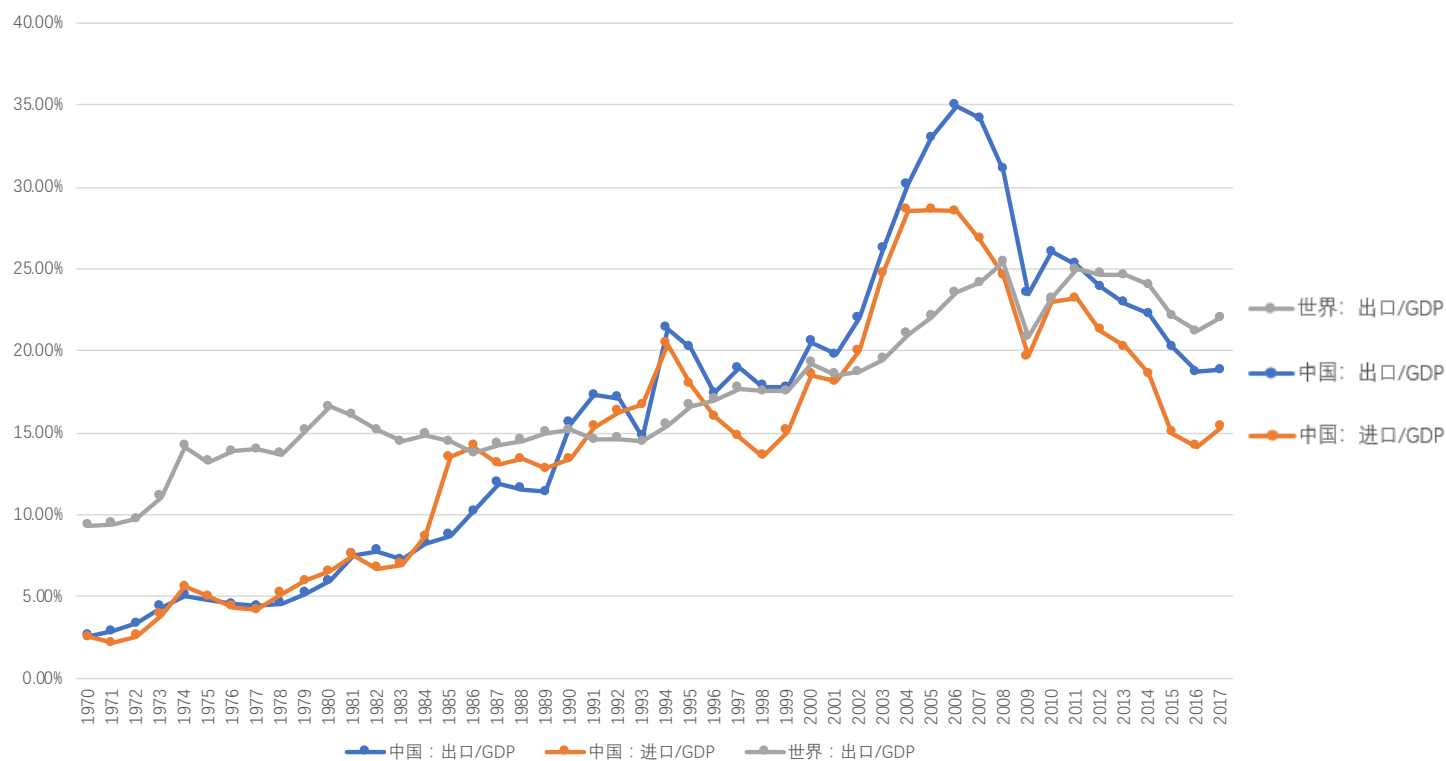
Panel A. Occupations with highest RTI scores		Panel B. Low-skill occupations with lowest RTI scores		Panel C. High-skill occupations with lowest RTI scores	
1	Butchers and meat cutters	1	Bus drivers	1	Fire fighting, prevention and inspection
2	Secretaries and stenographers	2	Taxi cab drivers and chauffeurs	2	Police and detectives, public service
3	Payroll and timekeeping clerks	3	Waiters and waitresses*	3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4	Bank tellers	4	Truck, delivery, and tractor drivers	4	Managers of properties and real estate
5	File clerks	5	Door-to-door/street sales, news vendors	5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6	Cashiers	6	Carpenters	6	Electrical engineers
7	Typists	7	Telecom and line installers and repairers	7	Physicians
8	Pharmacists	8	Housekeepers, maids, butlers, and cleaners*	8	Computer systems analysts and scientists
9	Bookkeepers, accounting clerks	9	Health and nursing aides*	9	Civil engineers
10	Postal clerks, except mail carriers	10	Electricians	10	Industrial engineers

**Autor and Dorn
2013**

全球产业链重构大趋势中，中国如何应对？

1. 理性看待重构，因时制宜
 - 百年之大变局下，产业链无法例外：像看待气候变暖一样看待产业环境变化
2. 坚持开放：十八大、十九大——落实开放型经济建设
 - 开放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理所当然的状态；防止内卷化
 - 积极通过FTA、BIT等方式，制度化透明化与外部世界关系，对冲内、外部风险
3. 坚持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制度质量
 - 产业链、尤其是高端产业链在中国生存的土壤：自选择效应
 - 降低国内成本与风险
 - 整合、扩大国内市场，市场一体化建设
4. 改变通过出口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单一方式，加强对外投资
 - 重视资本收益
 - 缓解国内环境、资源压力
 - 缓解国际压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 劳动收益通过改革国内要素市场解决
5. 加强创新：直面科技创新活动中**行政主导的癌症**，科学至上
 - 与发达市场经济往来的弱化会限制国际技术扩散，国内创新必须实质性进步
6. 重视美国对华为的打压：Superstar firms in GVCs

中国及全球：出口/GDP，进口/GDP



IV. 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美国

1. Incompatible interests according to the US: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PRC
2. 美国指向：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
 - 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保障自身安全：主要手段是关税，寻找替代产品（例如稀土），以及施压关键企业离开中国甚至回流美国
 - 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利用自身技术、金融优势打压竞争：主要手段是出口管制、技术投资限制；金融市场隔离
 - 逐步升级的贸易战、技术战、疫情：压力测试与适应
3. 重演美苏争霸剧本？针锋相对，全面博弈
 - 美国唯一的、经过验证的战胜社会主义大国的经验：人类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美国社会韧性的优势在长跑中得到发挥
 - 以前认为不会重演：不好不坏论
 - 对中美关系自信的唯一来源：经贸关系
 - 弱化经贸关系、削弱国际治理机制（经济+军事）会不会是美国剧本序言？中国及世界会进入美国剧本？
 - 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以扩大开放逼美国上车或者下车

V. 总结

- 第一，短期内，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地位会强化。
- 第二，经济自由化的全球性大潮已经周期性结束，全球化进入新一轮周期，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会更显现，不能刻舟求剑。
- 第三，中长期，现有均衡会打破，全球产业链会重构：区域、产业链集聚（缩短）。
- 第四，重构对中国有利有弊，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需要理性直面变迁，积极参与、因时制宜：稳固亚洲产业链中心地位，投资参与其他区域产业链，通过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就业及收入相关问题。
- 第五，警惕经济内卷化趋势，坚持开放，坚持国内市场一体化改革。
- 第六，切实打破科技创新活动中行政主导的癌症，科学至上。
- 第七，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国际经济合作来应对“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打破美苏争霸剧本。



刘元春 杨瑞龙 黄群慧 刘志彪 余淼杰 沈建光 刘青联合解析：

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

5月28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在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科技直播、新浪财经、网易财经、搜狐财经、WIND等多家媒体同步线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数逾百万。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因时制宜 VS.刻舟求剑：直面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潜在重构大趋势”，并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黄群慧、刘志彪、余淼杰、沈建光、刘青联袂探讨。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成果。

报告指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是企业生产优化的边界扩大到全球的过程，在形成过程中有以下特点：

一是产业链上通常都有规模非常大的“超级明星企业”，这些企业才有能力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构建。全球产业链的这些“超级明星企业”对经济各个方面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二是越是高端产业越有需求利用全球产业链，他们往往产品比较复杂、生产的纵向环节分工很多，每个中间产品生产的成本差异很大、需要投入的要素差别很大，所以需要在不同地方生产。三是有可行性才能形成全球产业链，可行性取决于交易成本，有完善的全球性市场制度才能形成比较低的交易成本；此外技术进步对交易成本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什么？一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简单说中国会变好或变坏，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危、机并存；关键在于怎么应对。二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短期的事件，而是中长期趋势。因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重构都不是一朝一夕，现代的全球产业链都经历了数十年的过程才形成现在的状态。三是我们讨论的不是静态的状态，而是动态的变化。即相对于现在状态或者发展趋势，未来若干年的趋势会不会改变。

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简单分析框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企业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企业层面面临的是成本和风险的权衡对比，即生产效率和产业链安全之间取舍。一方面，通过全球产业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

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链条越长，卷入越深，参与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国家层面面临的问题是国际经济竞争与国际政治竞争/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权衡。越利用全球产业链越有利于经济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竞争越来越激烈，卷入越深，对别人的依赖越高，这些都意味着是风险。如果国家在这之间进行权衡就会影响到企业外部环境，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纳入到企业层面分析框架来分析。

企业生产成本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投入的中间品的价格，中间品的价格又取决于生产的选址或者供应商的选址；第二，生产函数，即所需要的中间产品的投入结构，而投入结构又取决于技术进步；第三，交易成本，尤其全球产业链的跨国交易，主要涉及关税、非关税壁垒。

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风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生产环节的数量，如果全球产业链链条越长，假设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是给定的话，环节越多，产业链总体风险就会越高。二是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如果给定一个产业链生产环节的数量，每个环节之间的交易风险越高，整个产业链的总体风险也会越高。

为何过去四十年全球产业链会蓬勃发展？一是经济自由化大潮席卷全球，尤其相关的有这么几个重大事件：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中国加入 WTO，一下子给全世界经济体注入了上十亿的廉价劳动力，巨大劳动力供给一下子改变了全球要素结构。当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差异非常大，自由化大潮注入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大家有动力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二是全球治理规则逐步完善，1995 年 WTO 取代 GATT，WTO 覆盖范围扩张，包含了纺织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大大促进了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这几乎是为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量身打造的。同时，WTO 里重要的方面是完善了争端解决机制，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里的风险。进一步地，WTO 使关税全球性下降。三是技术进步催生新产业、专业化生产导致传统产业/任务加速转移；同时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四是全球产业链的起点低，风险低。过去 40 年这几个方面都意味着成本因素的考虑会占优风险的考虑，全球产业链就是这样由于成本因素推动导致蓬勃发展。

当前全球产业链面临怎样的权衡？一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发生与之前类似的大的突变。二是技术进步，以 AI、智能

制造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生产成本的构成。一方面，新技术可以用来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新技术会催生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的结果是常规劳动力的重要性会显著下降，这会改变生产的成本结构。三是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思潮的低落，或者甚至逆转，导致全球交易风险大幅度上升。民粹主义高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思潮的低落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就是现在国际投资、贸易领域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反自由化、反市场化精神的行为。四是全球治理规则显著弱化，一个是 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瘫痪。同时，关税/非关税措施迅速上升。五是全球产业链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就意味着其中已经积累了很高的风险。

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相比于以前，现在天平都在向风险倾斜，当然成本也有变化，但是成本的变化也是在朝着不利于全球分工的方向在发展，因为劳动力重要性下降了，而且交易成本也在上升，所以这个必然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会有潜在的重构。

风险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其实风险一直存在，过去发生的风险事件并未显著阻止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这是因为风险是小概率事件，可能三五年才发生一次。同时，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导致企业不得不锁定在产业链中。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现在政府有组织地干预市场，可能会打破企业面临的囚徒困境，发挥协调者效应。此外，疫情加剧了这个局面，一方面加强了企业的风险意识，导致大家更考虑全球产业链的风险。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在这个时候进行产业链转移的机会成本。此外，疫情加强了政府的干预。疫情必然会加剧未来国际政治思潮对立的成份，这也会增加国际经济风险。这种风险会引导企业的预期，最终必然会改变企业的产业链组织行为，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全球产业链会如何变化？这次变化主要由于风险的考虑触发，但是仍然会兼顾风险和成本。一个是会有区域维度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会更紧密围绕市场需求所在的地方集聚，但是全球产业链绝对不会大规模回归到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比较优势的力量仍会起作用，会形成发达市场+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中国在亚洲产业链的中心地位会加强，但是与北美、欧洲的产业链通过贸易的联系可能会减弱。另一个是会有行业维度的变化，契约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产业链受到的影响最大；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产业链会调整，如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可自动化程度高的行业和集中度高的行业会更高程度受到影响。中国有巨大市场需求，强大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中国仍然将是产业链重构之后的一极。服务中国和亚洲市场的产业链会加速向亚洲或者中国集聚，但是服务其它区域，尤其是服务美国市场的产业链可能会加速转移，这个转移会同时包括高端和低端产业。

我们怎么应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大趋势？第一，理性看待重构，要因时制宜，不是刻舟求剑。第二，要坚持开放，这是我们的根本，十八大、十九大反复强调要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关键是要落实。第三，坚持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制度的质量，产业链越高端越依赖于制度。降低国内成本和各种风险，包括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同时整合国内市场，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第四，改变通过出口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单一方式，加强投资，通过投资到其它产业链中心实现资本收益，这可以缓解国内环境资源压力，也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第五，加强创新，我们要直面科技创新活动中行政主导的癌症，科研决策中坚持科学至上。第六，重视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华为就是“超级明星企业”，它将影响到整条产业链。

美国目前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以追求自身产业安全，另一方面是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通过自身技术优势打压来自中国的竞争。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围绕两大议题发表精彩观点及讨论。

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当中是否会发生去中国化进程？会对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长期来看，效率导向是支配企业行为的核心因素，它是可持续的，不随时间发生改变的基本逻辑。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正是遵循了效率导向的基本逻辑，才获得了极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受到现在全球化规则的转变和疫情的影响，中国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企业追求效率的核心逻辑。中国要进一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积极主动迎接全球大变局以适应它们对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影响。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指出，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从短期来看，对中国有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将导致全球产业链朝着内向化趋势演化。未来，跨国公司可能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安全、可控

作为空间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因此，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缩短，将纵向分工体系适度收回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从横向上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区域化集聚，这将推动在特定区域当中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的趋势。所以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余淼杰认为，疫情会使全球贸易总额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基本方向和趋势没有改变，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具体来看，虽然全球多边经贸协商机制被弱化，但是诸边合作得以加强。后疫情时代，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节点位置没有得到削弱，相反会更加牢固。一是中国具有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二是中国内部出现了产业集聚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生产，三是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对外资有明显的吸引力。“外商撤资论”不符合外企利润最大化的根本要求。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中国仍然还是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保证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贸易战之前已经出现了海外高端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但是被美国的关税政策打断了，这方面，我们需要提前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逆全球化现象不是疫情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在 2008 年以后全球化指数就出现了收缩，今年预计会进入深度收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分化”的“四低两高”局面。但中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不仅没有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去中国化，反而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使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大幅度上扬。疫情也不会改变过去 12 年逆全球化中中国逆势上扬的趋势。

如何保持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保供应链、产业链的目标？

黄群慧指出，第一，要基于疫情冲击对产业链进行仔细地比较和分类；第二，在大变局下，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的调整不仅仅要被动地调整应付，还要有主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本身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第三，要抓住数字化技术和龙

头企业对整个供应链的影响。第四，要积极推动由中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与治理。

刘志彪指出，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是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是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因此，我国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为此，我们要：第一，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第二，以强化专利为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第三，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第四，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优化各省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体系。

余淼杰认为，在确保资本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心节点的背景下，应该优先发展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的**全球价值链**。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型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GVC**发展的重点。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是实现产业附加值上升的重要途径。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重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因此，要坚定不移推动**中国制造 2025**；在稳外资方面，要抓好龙头企业；推进多种市场化改革，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在市场上竞争。

刘元春指出，中国当前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基本盘，过去 12 年逆全球化已经证明了我们只要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和内部盘的稳定，我们就可以在产业链里不断地提升，在价值链里不断地深化。保住基本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目前对于国内经济循环要进行构建，因此这里就要求我们要在核心短板上发力，要在产业链的再造上面用功，要在进口战略、内外部一体化上下工夫。同时，我们目前应该在提供新的公共品，构建新的秩序上做出一些努力。

沈建光认为，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进一步开放，放开对外资的限制，很多产业链就会搬到中国来。此外，中国在全球还有很多领域还可以提高竞争力，其中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十分重要，它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国内产业链的竞争力。这次疫情已经表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疫情抗击能力。所以，只要我们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就能对抗逆全球化。

刘元春：疫情不会改变逆全球化中中国产业链、 供应链逆势上扬的趋势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我想谈的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要从长时段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价值链、产业链的未来变化趋势。

长时段来看，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体系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波民主化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主导的自由竞争全球化体系的出现，该体系的治理框架虽然大部分延续了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部分，但标志性事件却是 1995 年出现的 WTO。

美国主导的、真正全球意义上的自由竞争体系经过近 20 年的迅猛发展而达到了极致。其核心标志就是全球贸易占 GDP 的比重从 1990 年 14.3% 的低位持续上升到 2008 年的 26.5%。而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以美国为主体的自由世界体系出现式微。逆全球化的现象并不是今天刚出现的新现象，世界经济断裂也不是新冠肺炎带来的，而是早已开启。FDI 占 GDP 比重、贸易占 GDP 比重等衡量全球化的指数，在 2008 年以后均出现了收缩，2020 年贸易占 GDP 的比重会进一步收缩，预计收缩幅度将达到 10 个百分点左右，收缩幅度十分大。

在深度收缩的背景下，全球化收益和全球化都会发生格局性的变化。这种格局性的变化导致全球陷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就是“低增长、低贸易、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高两极分化”的“四低两高”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全球化收益出现大幅度收缩，与此同时全球化成本和风险大幅度上扬。

第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是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将大幅度下降；第二个很重要成本是两极分化持续加剧，与此同时协调两极分化的能力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各个国家民粹主义的泛滥；第三个很重要的成本是一系列区域化现象将全面抬头，国际政治冲突、地缘政治冲突对于经济的影响大幅度抬高。

因此，在逆全球化现象进行的 12 年中，大国之间的博弈逐步发生质变——从 2008 年之前的蜜月期到 2014 年的全面冲突期，再到 2017 年的硬碰撞期。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里，大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异。在过去 12

年的逆全球化和格局性变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不仅没有随着逆全球化出现去中国化，反而价值链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进一步形成，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大幅度上扬。也就是说，单纯从经济逻辑、资本逻辑、市场逻辑可以看到中国在目前的全球体系里面是一个全面上扬的一种状态，而美国在这种体系中处于势微的状态。

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疫情不会改变过去 12 年逆全球化中中国的逆势上扬的趋势，以及中国在硬碰撞中不断突破困局的态势。

我们通常会强调中国大市场、中国创新、中国潜力的作用，以此得出中长期看中国必定会在这场博弈中胜出的乐观结论。我认为，这种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

新冠肺炎疫情是逆全球化的加速器。这个加速器很可能加速世界经济进一步陷入“长期停滞”，使世界经济步入到更低增长、更低贸易增速、更低利率、更高债务水平、更大冲突的一个新时期。也就说过去面临的长期停滞问题在后疫情期间只会加重，不会减缓。其原因就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趋势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全球化的成本和风险在进一步地上扬，而来自于全球化总体的收益是在下降，因此，全球体系会步入到解构的时期，而不是建构的时期。疫情将加剧世界传统结构的解构，并带来以下几个新阶段的变化：

一是大国博弈的关键窗口期。中美之间的硬冲突与硬碰撞的阶段性的结局很可能在这两年见分晓，博弈双方将根据这个结果各自进行策略性调整并步入另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两年很关键，特别是对于中国，疫后 GDP 增速能不能回到常态，并使我们在最近这两年中国的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超过 70%，这个很关键。

二是关键企业（特别是华为）能不能抵抗住美国全封锁的打压，形成它自身的发展能力和市场支撑力。这一点更为关键。这两年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期和关键期，也是新技术引领的核心期、转折点，华为的结局是像法国的阿尔斯通那样被美国阴谋打败，并被美国公司收购，形成美国主导的 5G 独立格局？还是中美并治，共同引领？还是中国独领风骚的格局？未来几年应见分晓。

三是随着美国进一步地“退群”，中国和欧盟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上又不足，全球公共品会出现真空期。全球货币锚定效应可能全面消失，货币和金融有可能步入混乱期。全球债务高筑，必定引发新一轮去债务和去杠杆，从而带来金融经济的收缩期。当然，疫情将使两极进一步分化，民粹主义进一步上扬，因此未来几年也必将是全球民粹主义和两极化的加速期。

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变化是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小；第二个变化是结构性问题加剧。在这两个变化的作用下，产业链就会出现以下几个变化：

一是在民粹主义作用下，产业链将缩短。

二是现有的单一产业链会演化为多元、可替代的、风险可控的产业链体系。

三是在硬脱钩的基础上形成双核以及双核之间的缓冲带的“H 型”的平行体系。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这几年从大逻辑、长时段来讲，“东升西降”、“美国持续式微、中国持续强大”应该是长期趋势，中国持续向好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从中期来看，当前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强化，全球结构的大变异也必将对我们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和调整风险，这就需要在一些战略上要有更清晰的驾驭能力和战略思维力。

中国当前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基本盘，我们立于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和大国竞争中间不败的基本道理是什么？这个基本道理就是中国的超大市场、中国人力资源红利、中国国内齐备的产业链、中国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以及国内依然顺畅的经济循环。因此大家会看到在两会期间，总书记专门提到要以提升内需为主体，打造以国内经济循环为基本，国内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点是把握住我们的战略核心。“逆全球化”不可怕，“去中国化”也不可怕，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握住我们的基本盘。过去 12 年逆全球化已经证明了我们只要保持自身可持续的发展和内部盘的稳定，我们依然可以在产业链里不断地提升，在价值链里不断地深化。

当然，保住基本盘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目前对于国内经济循环要进行构建，因此这里就要求我们要在核心短板上发力，要在产业链的再造上面用功，要在进口战略和内外贸一体化上下功夫。很多人担心外资撤出，担心我们会在产业链重构中被替代，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目前大量的外资企业，70%用于国内市场销售的，

30%是用于国外销售的，80%的利润来自于中国市场，因此保住中国基本盘是我们保持竞争力，保持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

我们要看清历史大势，美国体系的式微和全球体系的再造是大历史的规律，是每次大危机和每次产业革命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要以开放对冲封闭，要以多边对冲单边，我们要站到世界共同发展、绿色发展的道德制高点来把握相关的问题。

当然，我们目前应该在提供新的全球公共品，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做出一些努力。但这里的步调要有很好的战略构思，比如说总书记在这次 WHO 会议上提出来的对于全球卫生物资的库存体系、供应链体系的维护，和防护基金的构建，这对于全球疫情期间的恐慌、风险的消除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可能会起到强烈的杠杆效应，使中国成为新秩序的维护者。在美国进行“退群”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进行有选择性地加入到新的治理体系、新的规则，同时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来为中国打开局面，这就非常关键。

我们要认识到未来的低迷期和大冲突期不是一两年，也不是三四年，可能是一个新阶段。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持久战的战略思维，但是也同时要认识到疫后的两年是关键期，一定要把控住，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因此，我们要有持久战的战略思维，要有关键期的定位和把控能力。这样我们在守住我们基本盘的同时，来进一步地构建我们新的世界供应链，新的产业链，不断提升我们国际竞争力，才能够有一系列的战略基础。

刘志彪：全球产业链从中长期看朝着内向化演化

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志彪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我认为疫情蔓延中全球产业链从短期来看可能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情况则不一定，我们要看到它的变化趋势可能就是朝着内向化演化。过去跨国公司奉行的全球化理念是把全世界当成自己的工厂来经营，把全球市场当成自己的牧场，这种理念今后可能会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可能要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会把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空间配置产业的重要标准。

因为过去的全球化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未来全球产业链会不会发生变化，也要看跨国公司本身的理念和行为习惯的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个趋势，我们就很难进行正确的判断。从美国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的目标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发生内向化的变化。根据我所了解，美国对全球产业链重塑的目标主要三个：

一是早已开始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这一过程虽然不像它想象那么快，但是还是有效果的。

二是推动美墨加自贸区建设，过去全球外包，现在发展境内外包，近岸外包，其中原产地原则就是推动近岸外包的重要手段。

三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推动的“中国多元化”行动，就是部分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到亚洲其它地区。

我觉得中国所参与的全球产业链未来会朝两个方向进行演化：一个方向是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趋于缩短，原先分包给不同国家和企业进行生产，以生产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要适度收回，某些环节可能要收回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生产，结果可能就是一个企业内部包含不同的工序、环节。这样的分工是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而不是纵向非一体化。这种纵向一体化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但是符合缩短供应链，使产业自主、可控的要求。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横向分工上趋向于区域化集聚，原先被分拆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工序和环节，在回缩过程中需要落实在具体空间上，落实到一个国家或者若干临近国家边界线上进行生产。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美墨加自贸区，这

样的趋势将推动特定区域当中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

产业链内向化的趋势可能会损坏国际分工的利益，但是它可能有利于提高经济安全度，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效率跟经济安全的矛盾，我们进行推演跨国公司可能会把纵向分工的格局，安排在一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当中，或者采取纵向非一体化的形式，把生产工序和环节交给集群中不同企业进行生产，从而使得产品内分工集中在比较狭小空间中进行。如果这个趋势成立，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演化结果，一是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二是跟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形成相似性。

实践中我们观察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双重嵌入，企业既嵌入全球价值链，也嵌入地方性产业集群，有的地方是先进入集群，整个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方式在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可以大量发现，这是一种典型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当中的企业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相比单个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一些不同和优势。今天就不讲这些了。中国企业也是通过集群参与全球竞争的，这样的演化跟疫情后全球价值链的回归趋势会产生竞争的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竞争方式会朝一个新的方向进行演化。过去竞争都是中国供应商去竞争跨国公司总部的订单，未来的竞争可能就会出现产业链跟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跟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空间会变得非常激烈，竞争方式会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产业集群目前总体上讲发展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表现在集群中领头企业大部分是跨国公司，不是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环节大部分是低端的加工制造，而不是价值链的高端。这也决定了中国目前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还不是高端的形态，竞争力上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的竞争，重组的趋势意味着未来中国产业链集群要进一步升级，以过去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这是一种新的全球产业分工的形态和水平，一种新的均衡，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企业必须要对这个做好充分准备。

我前面分析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是回归内向化，它的结果就形成全球产业链集群，这种趋势是跟中国过去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是以地方性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产业链是一样的。我推演，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的竞争，

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在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重点打造规模上千亿、上万亿的新兴产业集群链。

根据这样的目标，对于国家来说，政策上可能要重点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主要有几方面：

一是营造专业化服务环境，加大产业链招商手段，实现引资。中国地区政府过去发明了产业链招商的办法，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地方制造业集群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用的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产业链招商，未来产业链招商方面还要进一步优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不仅要有自身“放管服”的改革和职能转变，更重要的是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服务环境。过去政府转换职能就可以做，现在看来不够，需要专业化服务优化。比如对于战略新兴产业不仅是政府改变职能就行，还需要政府提供人才培养的环境，IDC 服务，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也发展不起来。

二是以强化专利战略，密集研发投入为手段实现技术赶超，建议各产业集群政府机构牵头，一方面产业链集群中寻找本地集群中的关键技术环节的缺失和瓶颈。另一方面，用好国家花费巨大资金建立起的全球专利库数据，查询产业集群中各类关键环节里所缺失的技术、专利分布、技术水平、专利控制人是谁，等等。把信息搞清楚，有重点、有目的、有的放矢招商，或者加大投入，重点攻克技术缺失的瓶颈与难点。

三是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市场强链。未来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模式是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最近中央提出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要把全球价值链跟国内价值链衔接起来，通过加强沿海地区内地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和循环，沿长江经济带进行开发，与“一带一路”倡议连起来进行互动，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这就是把整个国内经济循环跟国际经济循环连起来，不是过去利用国外市场进行出口，或者简单回归国内经济主导的格局，这两个都是不行的。是要把两头连起来，重点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体促进国际经济循环，这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中国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不断成长的市场支撑因素。

另外一个要加强产业链当中的并购重组，发挥各省政府所搞的“链长制”的制度优势，实现组织固链。中国过去产业集群大部分都比较分散，只有临近性，没有耦合性。未来根据竞争是产业链对产业链，集群对集群的思路，重点应该采取组织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组织固链，进行组织上的强化。办法很多，包括进行上下游产业之间的重组，包括多渠道、多途径引进不同所有制、不同国家的集群进行竞争，引进不同国家大买家到集群里进行竞争等等很多手段。

沈建光：中国依旧是全球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沈建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我分享两个观点：

一是产业链会不会转移？大的方向是中国肯定还是会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就现在奠定的基础，中国现在就是全球产业链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最后的一个生产基地。而且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是会使这样一个产业基地的作用不会得到削弱，因为全球跨国公司必须要在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当然在中国有生产基地对它们是有利的。

我们也研究了全球直接投资，2016-2019 全球跨国公司 FDI 都是非常疲软的，特别是 2017 年、2018 年在全球投到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两年平均下降 20%-30%，但是唯独投到中国没有下降，虽然增长不像以前。去年中美贸易战情况下，全球投资中国的金额还在增加，这其实就是最后的结果。不管中美贸易战也好，产业链转移也好，全球新的 FDI 投到各个国家是上升还是下降？只有中国在大国中保持上升的态势。

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下，大家都说产业链转移，但中国为什么产业反而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我分析了投入的公司大部分是跟中国内部市场相关的，基本都是冲着中国内需市场。今年中国零售业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零售国，我的文章还在《华盛顿邮报》头版登过。

我非常同意报告中的一点，其实我们能不能维持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很大一块取决于自己，FDI 能不能来，产业链会不会转移，我们能不能更多吸引外国投资，一个政策取决于我们自己，就是对外资进入的限制。

我仔细看了所有投资中国的大的项目，为什么过去两年直接投资在全球下降幅度很大，而在中国上升呢？总书记博鳌论坛发言取消了外资汽车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限额，从 50%上升到 100%。刚宣布，特斯拉就宣布投资 500 亿人民币进来。也取消了石油制品，炼油在中国投资比例的限制，从 50%上升到 100%。世界三大石油公司雪弗龙、壳牌、巴斯夫相继在中国各投资 100 亿美元，3 家 300 亿。我们只要维持开放的形态，海外公司还是把中国作为重要的一环，因为中国毕竟

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没必要很悲观，这是取决于自己。

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特别对出口行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中国各种不同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能拿出的结果就是数据，结果非常明显。从 2015 年-2017 年，贸易战前中国总体占美国市场份额是上升的，出口美国的商品占有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是上升的。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上升明显，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在下降了。全球产业链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行，产业链转移就已经在发生了，特别是纺织品、玩具、鞋类。2015 年开始是东南亚取代了中国，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取代中国产品。中国份额虽然还是很高，但是比以前低了。中国在高科技产品上在美国产业链中的比重是上升的，说明海外的产业链高端的部分向中国转移。

但是再看 2017 年-2019 年，自然的经济规律已经被美国关税政策打乱了，中国出口美国 15 大主要产品有 14 项比重都下降了，不管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在美国市场上清一色下降。这说明关税影响对我们出口美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企业要转移，不能从中国出口，或者觉得关税成本太高。从这个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开始移出中国，特别是从美国出口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已经在发生了。一方面我们有巨大市场，还是可以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在中国设厂，但是主要销售对中国市场，如果贸易战不停止的话，基本上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产业会受到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方面确实我们要提前考虑。

关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当中的地位和位置，我补充两点：

一是我们观察到中国内需市场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只要我们能开放。中国现在还有一些领域对外资有限制，我们逐渐开放过去限制的领域，比如汽车、石化行业，外资限制一放开就马上看到外资的响应，他们把很多产业链搬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自己还是有开放空间可以做。这就是我们的基本面，要保住，其实还是有机会扩大，这对吸引外资，包括开放政策是非常关键的。

二是跟我工作有关的，就是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的发展。京东叫数字科技企

业，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走在领先地位的。如果是美国的制裁增加了全球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美国只不过一个国家，即使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是增长不错的，对“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对欧洲，比如现在中欧铁路通道最近表现都不错。在美国之外，全球还是有很多领域中国可以提高竞争力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这个可以大大降低传统企业生产的成本，这当中包括信息化、智能化、应用大数据的手段，很多可以重构产业链，把国内产业链变得更有竞争力，这是很关键的。而且这块儿的技术，包括 5G 的技术，中国已经在全世界领先，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打压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华为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及，但是还是没办法达到目的。其它领域我们要多一点技术科技，国家在新基建的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基建就是数字基建。

例：中国过去在数字基建，在高铁各方面投资，我们现在疫情期间，京东送货 12 小时没有改变，还是需要下单，12 小时全国大部分地方可以送到。但是在欧美，疫情期间，世界最大的电商公司亚马逊，特别在亚洲，限制居民购买，只能购买像食品这些的品类。而且时间拖到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以上才能送货。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和发展，使我们在这次对抗疫情当中也大大提高了疫情抗击能力，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产业链的生产、物流方面的效率之高，这确实已经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我们继续巩固这方面的成果的话，最终全球跨国公司的选择还是要看在你这边能不能赚到钱，能不能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已经世界领先，如果继续加大领先的步伐，继续投入 AI 等等新一代的技术，使我们的传统产业都能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话，我们的竞争力可以不断提高，这也是对抗逆全球化，甚至美国要把产业链转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对抗手段或者是我们的解决之道。

余淼杰：优先发展数字导向高附加值产业，

巩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地位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余淼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关于后疫情时期产业链的情况我讲两点观察：

一是疫情会使全球贸易总额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但是世界经济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基本方向与趋势没有改变，只是形式发生变化。为什么这样讲？现在面临的挑战非常明显：全球贸易额下降，中国外贸总体规模估计会下降 11%-15% 左右。刘老师讲的国际上逆全球化的，特朗普这几年搞“美国优先”，在过去中美经贸摩擦，按道理讲 WTO 的关税，发达国家是 3%，现在对中国进口关税是已经达到 20%，中国对其它国家平行关税 7.5%，中国对美国现在差不多 20% 左右，中美经贸摩擦也会对贸易有一定影响。

疫情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服务贸易，很多航空公司基本处于破产的边缘，服务贸易锐减。全球经贸结构会出现两点基本态势：一是生产地区化跟贸易全球化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全球化是关键词。比如 iPhone 有六七个国家生产，美国占了 60% 利润，韩国 4.7%，日本跟中国台湾各 0.5%，大陆劳工成本、非劳工成本加起来 5% 左右，生产的地区化没有发生改变。做出来产品依然卖到全球，尽管因为这个地方关税壁垒比较高，金额会受到影响，但是基本没有变化的。

这不代表全球化没有发生变化，表现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全球多变经贸协商机制被弱化，比如 WTO。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得以加强。WTO 争端解决委员会现在将近停摆，9 个委员中只有中国法官还留任，现在没有办法形成小组解决争端。WTO 总干事提前去职，人选还是问题。多哈回合谈了 20 年，虽然已经成功了百分之八九十，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没有办法谈论。这些例子都说明全球经贸多边协商机制被弱化。

多边合作得以加强，比如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积极的响应，现在“一带一路”经贸总额占中国经贸总额三成左右。再就是东盟 10+6，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差不多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往前推进了好几步，这是 RCEP 的

情况。北美的情况，北美自贸区，很多东西都是对美国更加有利，从原产地的原则，汽车原产地 63% 提高到 75%，这都是对美国有利的。不管怎么讲，这是地区区域化加强的趋势，包括日本所主导的泛太平洋贸易协议也逐步加强，中国也是准备积极参与讨论。全球化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形式发生了变化。

后疫情时代，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节点位置没有得到削弱，相反会更加获得巩固。

目前全球基本是三足鼎立，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美国为核心的北美，德国为核心的欧盟，金融危机以后已经形成三足鼎立。受到疫情的挑战，现在是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搬回去，它们自己也想搬回去。跟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产业的转移，但是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全球产业链地位不会受到冲击的影响，有没有挑战？但是危中有机，但是机遇更多。有几点原因：

一是中国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如果看海关出口数据会发现统一编码 8000 多种产品，中国每种产品都有出口，这是中国全产业链的体现。可以说里面的产品质量比起美国、德国还差一截，但是好歹能用，全产业链的完整性是体现在那个地方。

二是中国各地出现了产业的集聚，产业集聚分工有利于专业化生产。看中国产业地图会发现每个城市都是专业化生产一两种产品，潮州就是做玩具，邢台就做羊绒等等，每个地方都有集聚。集聚可以减少成本，也有正向的溢出，很多好处就不展开。

三是中国市场的规模经济对外资有明显的吸引力，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可以从两点体现：一是中国有 14 亿人口，消费额度是非常大的。看未来潜力，中国有 4 亿中等收入的群体，而且还在不断扩大，这是今天和明天的情况，现实跟潜力的情况。如果看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当然不再是劳动力便宜，而是巨大的市场。

外资的撤资论，主要是不符合外企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作为企业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挣钱，利润最大化。问题是撤资能不能到东南亚，东南亚地区成本好像比较便宜，但那里没有全产业链，企业需要从区外再进口中间品，成功很高。类似的例子是中国有家做摩托车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到非洲埃塞俄比亚投资，他们的中间品都只能从中国进口，明显推高了成本。东南亚也是一样的。

如果产业链的主要生产环节回到美国、欧盟，跟中国相对有几个劣势：

劳工成本高，中国去年劳工成本大概 750 美元，在沿海地区差不多 750 美元，美国 4200 美元。

对于物流成本，中国有巨大的工作人群，物流成本相对便宜，所以就可以看到 iPhone 最后在美国只能建研发中心。

对于运输成本，外资企业生产了要卖出去，如果市场在中国，就节省了很多运输费用。

不管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运输成本，中国这方面都是比欧美高的。美国制造业回流也是没有形成一个趋势的。

关于未来产业链的竞争，我主要讲两点：

一是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讲到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首先就应该认识现在的情况。从中国入世以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工厂的比重大于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工厂比重。以信息产业为例，2/3 信息产业中间品来自亚洲。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传统贸易这块，以及简单的 GVC 中越来越上升，但是复合型的全球价值链还是美德占优势。中国依然处于微笑曲线中低端。但是如果看附加值会发现跟其它国家不一样，跟美日德韩都不一样。其它国家附加值都是直线下降，中国先上升是因为技术进步，现在强调增加进口，进口增加，出口也增加，附加值比重相对下降。我们是倒 U 型。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的观点是在确保资本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间节点的背景下，优先发展数字导向、知识密集的全球价值链。

数字导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型的全球价值链是中国 GVC 发展的重点。主要是因为数字全球价值链有几个优点：一是相对其它简单的价值链来讲，第一边际成本，比如软件拷贝是零边际成本。其实还具有非竞争性，有的产品就是具有非竞争性。数字是以提供金融的方案，金融贷款的方案，比如最近一个文件叫做推进市场化要素改革，提到数据是一种要素，电子商务的数据其实可以在未来作为一种抵押品进行抵押。我的基本观点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借力中国制造 2025，中国在全球十大制造业上努力成为全球领军。十大领域就是：新一代 IT、数控机床、机器人、航空航天、生科医药新材料等，这些东西重点是借助数字贸易发展数字经济，我一直强调数字导向的 GVC 依然是中国发展的重点。

在疫情中，很多产业受到严重创伤，但是电子商务跟线上交易、海外天猫等等的销售都上升 167%。现在电商+快递模式不只是中国，欧美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电商+快递结合的方式。

讲到价值链的时候提到一点，不仅强调出口，还要强调进口，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是实现产业附加值上升的重要途径。因为如果进口的中间品质量比较高，国内中间品合在一起可以产生类似于 1+1 大于 2 的效果，类似于化学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下来要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的原因。

二是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对接“六稳，重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因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有助于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传统产业，不管是做出口还是现在出口转内销，如果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样才能保证今年城镇失业率在 5.5，数字贸易，数字 GVC 有自动化、机器人、G1 打印、大数据、云计算，短期内会产生就业两极分化的现状。就是相当于一个三明治，高端工人也有工作，低端的蓝领也有工作，比如纺织业有些产品需要人工的干预，很细的东西没有办法完全自动化，会挤压中间人的工作，对中间部分人的就业影响比较大。所以做好在岗培训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做好 3500 万人在岗培训工作。另外一点，鼓励这些工人向劳动力密集型就业的转移。同时也鼓励中小微企业融入到数字贸易，数字经济，数字价值链，这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有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坚定不移推动中国制造 2025，这里涉及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的融合，离开了信息化的工业化，难以持续。离开了工业化的城镇化会变成贫民窟，三者应该很好结合起来。稳外贸这块，除了传统的做法，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之外，有一点是应该做好数字园区的工作。最近国家在认定 12 家国家级数字服务园区，这个方向应该继续做下去，包括电子商务中的试验区，这也应该做下去。鼓励线上贸易，比如这次线上广交会。经过疫情后，线上贸易比重肯定是越来越大，而且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弯道超车，尤其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成本相对低一点。

二是在稳外资的工作，应该是要抓好龙头企业。

三是推进多种市场化改革，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在市场上竞争。苏州工业园区就做得特别好，做了很多创新工作，包括减少负面清单，都是有利

于数字贸易，推进数字 GVC 的。这也促进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得以提升。

黄群慧：无论是疫情，还是贸易摩擦

均不会改变企业追求效率导向的根本逻辑

黄群慧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黄群慧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期)上的发言

从成本和风险两个视角进行分析是比较合理的。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是效率导向的，而风险导向在国家角度而言就是安全导向。效率导向和安全导向各有侧重，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因素。

按照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当前，安全问题导致交易成本扩大，企业的交易边界就应该回收，而如果发生技术进步，比如创新、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企业边界就可以扩张。考虑到当前的变局，交易成本受到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不确定性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长期角度判断，对于企业和整体经济而言，效率导向仍然是支配的因素。无论是疫情，还是贸易摩擦，长期都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只有效率导向原则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坚持追求效率导向是经济学赖以生存的根本逻辑。

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坚持追求效率导向可能会受到很多冲击。上一轮全球化由效率逻辑主导，中国遵循了这种逻辑，因此在经济效率上有了很大进步。当前全球化规则的变化，还有疫情的影响必然使经济效率受到很大冲击，但这并不能改变企业和经济活动追求效率的逻辑。

为什么安全问题这么大，还要坚持改革开放？因为我们追求的还是效率逻辑。冲击是短时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创新来提高效率，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还是要改革和开放，追求全球化的逻辑。我们应在全球治理中更有作为，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等，这其实是积极主动迎接全球大变局的视角。对供应链、产业链而言，就应继续基于效率导向来布局，来适应这种大变局。

疫情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应从以下方面应对：

第一，要对产业按特性分类，考虑冲击的异质性影响。比如按技术管理特性分类，例如化工类的属于生产流程式的产业，这种产业本身受疫情冲击并不是太大，因为它的生产流程是不间断的，但会受到供给冲击而间断。还可以基于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进行分类，比较典型的是离散型的划分，将汽车、家电、服

装等行业按照技术含量进行分析。应基于产业本身的特性对供应链、产业链做分类管理，短期内由政府针对性地出面恢复供应链，推进全球供应链的调整。

第二，不仅要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应对冲击，还应主动把握机会，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今年9月份中央提出“产业基础再造”，这是很关键的，包括工业基础的零部件、基础工艺、原材料等等最根本基础的工序，无论从产业链、供应链角度还是全球竞争态势角度分析，中国当前最缺乏的就是这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

当然，产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是复杂的，结合当前的疫情现实，应整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协会等等资源对产业基础进行详细的评估。未来的风险，包括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会主要集中在哪里。产业基础再造是宏大的工作，本身也是强基攻坚的工程。

第三，应考虑数字化技术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数字化技术能够直接对接产需，降低协调成本，也能增加产业链的弹性，促进供应链快速恢复，因此，要提高数字化的水平。其中，尤其是要注重提高龙头企业或供应链核心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借此调动整个供应链，使供应链比较完整，提升供应链弹性。要抓住核心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支撑这两点的供应链金融也很关键。

第四，WTO 规则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一种机遇。在逆全球化现象下，我国应该积极推动由中国主导的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规则或者构建新一轮全球化的规则，推动中国企业积极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与治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尤其是推进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等等。这既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又有利于供应链、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在未来全球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